



外國短篇小說選

成立 屈毓秀 編

外国短篇小说选

成立 屈毓秀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 字数: 370 千字

1979年7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9,000册

*

书号: 10088·640 定价: 1.26元

序

楼适夷

一切民族文学艺术的建设与发展，除了对本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吸取外国文学艺术优秀成果的借鉴，也往往是不可分割的。近代中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工作，已经可以追溯到近于一世纪的历史。但作为建设中国新文学事业的借鉴，而进行严肃的移植工作的，则应该从鲁迅先生于1909年所主持编译的《域外小说集》开始。在当时，作为少数先进者的一种筚路蓝缕的首创事业，还不能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无疑地，这和先生于1908年所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一文，对当时风靡欧洲的所谓“恶魔主义文学”的介绍，同为后来广泛开展外国文学介绍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1919前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与光大，建树了不朽的业绩。

全国解放以后，由于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新文学运动的创造事业中，更对外国文学开展了全面性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创建了极为辉煌的成绩。这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教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作为处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人民，对于自己所面临的世界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现实，包括他们的思想感情与精神世界，通过文学艺术，进行更广泛与更深入的了解，是现代人的基本修养。对于发展本民族新文学艺术的创造，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林彪、四人帮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疯狂野心，实行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对一切有益于民族文化事业的残酷征

伐一般，他们也极端仇视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工作。他们恶毒地把世界文学古典名著称之为“大、洋、古”，并把一切外国的文学著作一律视之为“封、资、修”毒草。他们用“焚书坑儒”的办法，把外国文学禁锢达十年之久。使广大文学青年，闭目塞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知今是何世。但是反动派这种绝智弃仁的愚民政治，永远都是短命的，历史要前进，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抗拒的。促进人类进化的文化事业，决不能永远受到窒息，最后受到灭亡命运的，始终是反动派自己。随着林彪、四人帮的最后的灭亡，外国文学的介绍事业又以空前盛大的声势蓬勃发展起来。被禁闭在图书馆的外国文学译本开放了；出版社重印十年前出版过的旧译，并大量地出版了新译；书店门市部的大门前从午夜便开始出现购买外国文学名著的队伍。越是遭受禁锢的书物，越是得到群众的热爱。象这种对外国文学作品热烈欢迎的盛况，即使在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也是不经见的。

现在，群众的这种要求正在日益增长，显然，仅仅由北京和上海等少数几家专业出版机构，单独来担任这一任务，是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的。因此，全国某些省市地区的出版社，打破过去不成文的习惯做法，积极地和中央及中心地区的出版社，共同来分担这个介绍外国文学的出版任务，我以为这是可喜的完全合乎任务的需要和广大读者的愿望的。

山西人民出版社以创作方法为主线，选编了十九世纪外国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短篇名作共二十六篇，为《外国短篇小说选》。这里所介绍的绝大部分都是早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著名作家（当然对于被禁锢十年的年轻一辈读者可能属于例外）。作品的数量不多，但是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也可以使读者大致了解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怎样

突破古典主义的桎梏，随着社会基础的封建的与宗教的愚昧主义的崩溃，而兴旺发展起来的近代文学的雄伟气概。

文学艺术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名词，始见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欧洲。1794—1796年间，席勒发表《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第一次提出“现实主义”的概念。并把模仿现实和表现理想，作为文学创作的两种基本方法，并为此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以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作为自觉的文学运动，相继在欧洲各国蓬勃兴起。在短短百余年间，文坛上天才辈出，斗奇争艳，蔚为世界文学空前灿烂的一页。

作为文学运动，浪漫主义是对伪古典主义的否定。伪古典主义，这个“文学上的天主教”（别林斯基语）是根据欧洲君主专制国家的政治需要，鼓吹“理性第一”，以共性压倒个性，以模仿扼杀创造，以矫饰虚夸的“英雄”代替有血有肉的凡人，还规定了“三一律”等等的条条框框，强制作家严格遵守。

浪漫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一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领域上的反映。雨果、乔治·桑、欧文、海涅、雪莱、普希金的作品中，那种热情洋溢的理想精神，和自由驰骋的想象世界，以不可羁縻的气势，放射出瑰丽奇谲的光彩，都充分表现了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新旧交替时代人民对新生活新事物的渴望和憧憬。因此，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理想主义，它盛放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但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破灭，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光彩。到了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取代了浪漫主义，占据了世界文坛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痼疾的彻底暴露，使具有正义感

的进步作家，不能不面对痛苦的人生，如实地揭示现实的矛盾。于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再现生活，便成为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德莱塞等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共同的战斗口号。他们都是自己所处身的时代的镜子。他们忠于生活，凡是在现实中被否定的，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即使这种严酷的真实和自己的阶级同情并不一致，他们也无条件地让自己的主观感情去服从客观真理。他们坚实地立足于生活，把普遍观察作为创作的基础，深刻地刻划和研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外貌、内心世界和其相互间的关系。除了要求细节上的真实，更要求在典型的生活环境中再现典型人物的性格的真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无疑地，在分析并揭露社会关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方面，在精确的个性刻划和细致的心理描写方面，在批判力量和认识价值方面，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比浪漫主义文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纵观十九世纪的外国文学，从积极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极明显地汇成了世界进步文学的主流。而且可以看到，处于两大思潮交替时期的伟大作家，如梅里美、普希金、果戈理，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使他们的作品更具有特殊的魅力。

这里所介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全部都选了初期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名作，并最后以高尔基的一篇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结束，标志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关于东方作品只选编了日本和印度的各一篇，以此作为外国文学概括的介绍，当然是极不完全的，编者希望这个不完全的介绍，可以使读者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以前，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并对文学史上被称为世界文学高峰时期的

代表作家的艺术风格，有初步的认识。并通过这种作品，一步一步去探索新时代的新的文学的世界。

在本书所选篇目中，普希金的《黑桃皇后》、海涅的《帕格尼尼》、维尔加的《乡村骑士》和列夫·托尔斯泰的《我梦见了什么》等都是新译，其它作品也尽可能避免与已出版的外国短篇选本重复。对作家与作品的介绍，则着重体现其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的特征。力求从纵的方面看出文学思潮发展的道路，及从横的方面吟味每一位作家的独自的风格。

今天，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新高潮中，社会主义文学正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的创作方法为目标，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气势中蓬勃开展，迎接着一个空前繁荣的新时期的到来。一切新的文学艺术都是在继承前代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部以探索十九世纪创作方法为特征的外国代表短篇小说的选介，可以使我们重新思索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所谓文学艺术的对生活的歌颂与暴露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具有其辩证的法则；所谓文学对生活的关系，不仅仅在于写什么，而是怎样写的问题，多少可以在这儿得到一些启发。

目 录

序.....楼适夷

克洛德·格.....	[法国]雨果	(1)
伊尔的美神.....	[法国]梅里美	(32)
流浪汉威利的故事.....	[英国]司各特	(71)
鬼新郎.....	[美国]欧文	(95)
教长的黑面纱.....	[美国]霍桑	(115)
帕格尼尼.....	[德国]海涅	(130)
黑桃皇后.....	[俄国]普希金	(142)
魔 术.....	[日本]芥川龙之介	(174)
不为人知的杰作.....	[法国]巴尔扎克	(187)
蛮子大妈.....	[法国]莫泊桑	(220)
陪衬人.....	[法国]左拉	(231)
三部大弥撒.....	[法国]都德	(241)
穷人的专利权.....	[英国]狄更斯	(252)
富于想象的妇人.....	[英国]哈代	(261)
田纳西的新闻界.....	[美国]马克·吐温	(288)
变节者.....	[美国]杰克·伦敦	(297)
爱的牺牲.....	[美国]欧·亨利	(322)
第二对象.....	[美国]德莱塞	(332)
乡村骑士.....	[意大利]维尔加	(357)
旧式的地主.....	[俄国]果戈里	(367)

总 管	〔俄国〕屠格涅夫	(396)
我梦见是什么	〔俄国〕列·托尔斯泰	(415)
宝贝儿	〔俄国〕契诃夫	(432)
弃 绝	〔印度〕泰戈尔	(448)
清兵卫与葫芦	〔日本〕志贺直哉	(458)
切尔卡希	〔苏联〕高尔基	(465)

封面题字：茅 盾

克洛德·格

〔法国〕 雨 果

七八年前，巴黎有一个穷苦的工人，名叫克洛德·格。和他一起生活的，是个年轻女人——他的情妇——以及她生的一个孩子。我现在只是如实地叙述，至于事实所留下的教训，有待读者们自己按照事情的经过去记取了。这个工人能干、灵巧、聪明，他没有受到过教育，天赋却很厚。他不识字，可是善于思考。有一年冬天，他找不到工作。他们的破屋子里既没有火，也没有面包。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又冻又饿。男的去偷了东西。他偷了些什么，在哪儿偷的，我不清楚。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次偷窃，给女人和孩子带来了三天的面包和取暖的柴火，而给男人带来的，则是五年的监禁。

男人被送到克莱伏中央监狱里服刑。克莱伏是由一座修道院改成的监狱，禅房成了禁闭室，祭坛成了刑台。当我们讲到进步的时候，有些人就是这样来理解并且这样来实行的。这就是他们在我们所讲的“进步”这个名词底下加上的事实。

我们继续说下去吧。

克洛德·格到了监狱以后，晚上关在牢房里，白天在工场做工。我要谴责的并不是工场。

不久以前，克洛德·格还是一个诚实的工人，而从现在起却成了一个偷窃犯。他显得正直、严肃，虽然年纪还轻，高高的额头上已经有了皱纹，一头的黑发中隐约可见几根灰色的发

丝，温和而又充满着威力的眼睛深嵌在凸起的眉骨下面，张开的鼻孔，挺出的下颚，嘴角总是带着蔑视的神情，真是相貌堂堂。我们下面将会看到社会把他变成了什么样子。

他沉默寡言，爱用手势，有着一一种使人服从的威严。他神情沉思、严肃，虽然受过很多苦，却没有流露出痛苦的神色。

在囚禁克洛德·格的监狱里，有一个工场场长。他是属于适合管理监狱的那一类小官吏。他既是狱守，又是商人。他向工人订货，把工具交到你的手中，同时则威吓犯人，把铁镣钉到你的脚上。这个工场场长是这类人物的一种。他刻薄无情，专横残暴，刚愎自用，盛气凌人。不过有时候，他又是一个好伙伴、好头头，甚至会性情愉快，优雅地开开玩笑。他的性格与其说是坚强，不如说是冷酷。他对任何人都不讲道理，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无疑地，他是好父亲、好丈夫，但这只是出于责任而不是由于品德高尚。总之，他并不存心作恶，但却是一个坏人。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既不敏感，又不灵活，毫无生气，对于所接触的任何思想和感情都没有一点反应。他们的忿怒是冷冰冰的，仇恨是阴沉沉的，他们激动的时候也缺乏常人所具有的感情，他们尽管发怒，却是一点火气都没有，全无热量，人们常称之为“木头人”。他们从一端开始燃烧，又从另一端冷了下来。这个工场场长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个。他的性格中的主要特点，就是顽固。他为自己的顽固而感到自豪，经常自比为拿破仑。其实这只是一一种错觉。有很多人，被这种错觉所欺骗，往往天差地远，把顽固看作毅力，把蜡烛当成天上的星星。因此，当他有时在某件荒诞的事情中硬要表现所谓毅力的时候，他总是头抬得高高的，披荆斩棘，非把这件荒唐的事干到底不可。没有智慧的顽固，就是愚蠢加荒谬，并且使得人越来越蠢，事情也就更加糟糕。一般说来，当一场个人的或社

会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如果我们根据废墟上的断垣残壁查究这场灾难的根源时，我们几乎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庸碌无能、固执自信而又自鸣得意的人盲目地造成了这场灾难。世界上到处都注定有这些顽固不化的渺小的人物，他们却自认为天生能对别人造福。

克莱伏中央监狱的工场场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就象一个打火机，社会就用他每天在犯人身上敲打出火星来。

这种打火机在这样的石子上所敲出的火星往往会引起火灾。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到了克莱伏监狱后，克洛德·格就被编上号码，在工场里做工。工场场长认识了他，认为他是一个好工人，待他也很好。有一天，场长的心绪很好，看到克洛德·格总是由于想念他称之为“妻子”的那个女人而十分忧愁时，就半打趣消遣半安慰地告诉他，说那个不幸的女人已经成了妓女。克洛德冷静地问起孩子的情况，却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几个月以后，克洛德习惯了监狱的环境，看来什么都不再去想了。他又恢复了原来性格中就有的一种严肃的宁静。

差不多就在同一段时间，克洛德在他所有的同伴中赢得了一种独特的权威。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原因，就好象有一种默契似的，大家都来请教他，听取他的意见，钦佩他，钦佩发展到了顶点，甚至变为模仿他。能够得到这些素不听话的人的服从，可不是一般的荣誉。他取得了这种权威，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权威是来自他两眼的那种目光。一个人的眼睛是一扇窗户，通过它，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

把一个有头脑的人放在不会思考的一群人中间，到了一定

的时候，由于一种无法抗拒的引力定律，一切糊涂的头脑就将满怀谦逊和敬仰围绕在清晰的头脑周围。有些人是铁，有些人则是磁石。克洛德就是磁石。

不到三个月，克洛德已经成为工场的灵魂、法律和秩序的化身，好象所有时针都围绕着他这个钟面运转似的。甚至他自己有时大概也怀疑他到底是国王呢还是犯人。他就象一个被俘的教皇和他的红衣主教们在一起。

一件事情的效果总是多方面的。他得到了囚犯们的爱戴，因而就为看守们所痛恨，这也是很自然的反应，谁得到下面的拥护，谁就会失去上面的欢心，事情总是这样的。谁要是受到奴隶的爱戴就总会招致主人双倍的仇恨。

克洛德·格很能吃，这是他的生理特点之一。他的胃口很大，通常两个人的食物才勉强满足他一个人的需要。德·科塔蒂亚先生就有这样的胃口，并因此而感到高兴；对于一个拥有五十万头羊的西班牙大公爵，这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对于一个工人，则成了一种负担，而对于一个囚犯来说，就是一种不幸了。

克洛德·格以前自由地生活在他的小阁楼中的时候，工作一整天可以挣到四斤面包，他都吃了。现在他被关在狱中，工作一整天，却始终只有一斤半面包和二两半肉，这份口粮是非常苛刻的。克洛德在克莱伏监狱中只好经常吃不饱。

他饿着肚子，他也就这样，从来不讲什么，这也是他的个性。

一天，克洛德刚吞下他那少得可怜的口粮，就又重新工作，想通过劳动来忘掉饥饿。其他的犯人们都在高兴地吃着。这时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他的身边。这个人脸色苍白，皮肤洁净，身体看来很虚弱。他手里拿着他那份尚未动过的食物和一

把刀。他靠近克洛德，站在那儿，一副想说话又不敢开口的神气。这个人以及他的面包和肉使克洛德不耐烦。

“你要干什么？”他终于粗暴地说。

“请你帮个忙。”年轻人怯懦地说。

“什么事？”克洛德又问。

“请你帮我吃掉它，我吃不完。”

克洛德的傲慢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拿起刀，把年轻人的食物平分成两份，自己拿起一份来吃。

“谢谢你。”年轻人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以后每天都这样分吧。”

“你叫什么名字？”克洛德·格问。

“阿尔班。”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克洛德又问。

“我偷了东西。”

“我也一样。”克洛德说。

从此，他们每天就这样分享食物。克洛德那时三十六岁，由于他一贯很严肃，有时看来倒象有五十岁。阿尔班二十岁，这小偷的目光仍然是那样天真纯洁，人们还以为他只有十七岁。两个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友谊与其说是手足之情，还不如说是父子之爱更恰当些。阿尔班几乎还是个孩子，而克洛德则差不多是个老人了。

他们在同一个工场里工作，在同一间屋子里睡觉，在同一个院子里散步，分吃同一块面包。对于这两个朋友，每一个人对于对方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看来他们很幸福。

我们上面已经讲到过工场场长了。对这个人，犯人们恨之入骨。为了要使他们俯首听命，场长不得不经常求助于为大家所爱戴的克洛德·格。当要制止反抗或骚乱的时候，克洛德·

格的无名的权力不止一次地帮助了场长的法定的权力。的确，如果要约束犯人，克洛德的十句话抵得上十个宪兵。克洛德多次这样帮助了场长。因此场长对他就恨得要死。对于这个窃贼的声望，他心里总觉得酸溜溜的。他内心深处对克洛德怀着一种无法明言的嫉妒，一种不可调和的仇恨，就象那种法律规定的君主对于事实上的君主、世俗的权力对于精神上的权力的仇恨。

这种仇恨是最恶毒的。

克洛德一心喜爱阿尔班，却没有想到场长。

一天早上，当犯人们一对对地从寝室走进工场时，一个看守叫住了走在克洛德旁边的阿尔班，告诉他场长叫他去。

“叫你干什么？”克洛德问。

“不知道。”阿尔班回答。

看守把阿尔班带走了。

上午过去了，阿尔班没有回到工场里来。吃午饭的时候到了，克洛德想，在院子里会看到阿尔班的。可是阿尔班不在院子里。当大家都回到工场时，也没有阿尔班。白天就这样过去了。晚上，当犯人们被带回寝室去时，克洛德的眼睛在寝室中搜寻阿尔班，没有看到。这时候，他感到非常苦恼，就去问一个看守，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

“阿尔班生病了吗？”他说。

“没有。”看守回答。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克洛德又问，“今天怎么没有看到他呢？”

“哦！”看守漫不经心地说，“这是因为给他换了一个地方。”

那些后来就上述事实作证的证人们当时曾经注意到，听到

看守的这个回答以后，克洛德拿着一根点燃着的蜡烛的手微微颤抖着。但他平静地问：

“谁下的这个命令？”

“狄先生。”

狄先生就是工场场长。

第二天象前一天一样过去了，阿尔班仍然没有露面。

晚上收工的时候，场长狄先生来到工场进行例行的巡视。克洛德远远地一看到场长，就摘下粗羊毛织的帽子，扣好灰上衣——克莱伏监狱中犯人的囚衣——的扣子，因为在监狱里，一般都认为把上衣的扣子恭恭敬敬地扣好是会取悦上级的。他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长凳的旁边，等候场长走过。场长走过来了。

“先生！”克洛德叫道。

场长站住了，侧过半个身子。

“先生，”克洛德说，“阿尔班真的换了地方了吗？”

“是的。”场长回答。

“先生，”克洛德接着说，“我没有阿尔班就活不下去。”

他又补充说：“您知道这里的这份口粮是不够我吃的，您也知道阿尔班把面包分给我吃。”

“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场长说。

“先生，难道就没有办法仍旧把我和阿尔班放在一个地方吗？”

“不可能。已经决定了。”

“谁决定的？”

“我。”

“狄先生，”克洛德接着说，“这对我是一个生与死的问

题，这全在您了。”

“我作出的决定是从来不收回的。”

“先生，我得罪过您吗？我干过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吗？”

“没有。”

“既然如此，”克洛德问，“您为什么要把我和阿尔班拆开呢？”

“因为……”场长说。

这样回答了之后，场长便到别处去了。

克洛德低下头，不去争辩了。可怜的囚笼中的狮子呵，人们把跟它作伴的狗也夺走了。

我们不得不指出，分离的愁苦丝毫没有影响这个囚徒多少带点病态的食欲。另外，他身上也看不出任何显著的变化。他不对任何同伴谈起阿尔班。休息的时候，他单独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饿着肚子。就是这样。

但是那些熟悉他的人却注意到他脸上流露出的那种使人害怕的忧郁的神色一天比一天更厉害了。除此之外，他却比从前更加温和了。

好几个人想要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他，他都微笑着拒绝了。

自从场长对他作了那样一番解释以后，每天晚上，他都作出一种类似疯狂的举动。这种举动出自象他那样严肃的人，是令人惊讶的。每当场长在规定的时间进行照例的巡查，从克洛德的机器前经过的时候，克洛德总是抬起眼睛盯住他看，然后仅仅问一句话：“阿尔班呢？”语气中充满着焦虑与忿怒，既是恳求，又象是威胁。场长不是装作没听见，就是耸耸肩膀一走了之。

其实场长耸肩膀是大错特错了。因为所有目睹这些奇怪场